

中國劇場的外貌

羅錦堂

中國戲劇之舞臺設備，不知起於何時，我們僅知道在北宋的汴京（即開封），南宋的臨安（即杭州）有所謂瓦舍的設施，是一種雜耍伎藝聚會之地。據耐得翁的都城記勝說：

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。不知起於何時，但在京師（指汴京）時，其為士庶放蕩不羈之所，亦為子弟流連破壞之地。

這是說的北宋時代的瓦舍情況，蓋為士庶放蕩子弟流連而設，至於南宋時的瓦舍，據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及都城記勝瓦舍衆伎之條的記載，謂在紹興年間，高宗駐蹕於杭州時，城內外南瓦子、中瓦子、大瓦子小瓦子等竟達十七處之多，較汴京有過之而無不及。其所表演之伎藝，有諸宮調、雜扮、影戲、傀儡、說話、相撲、小唱等。這裡所說的瓦子，即瓦舍，又謂之「邀棚」，是一種臨時性的房屋。在南宋市肆記（佩文韻府，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引）裡說：「有瓦子勾欄，自南瓦至龍山瓦，凡二十三瓦，又謂之邀棚。」瓦子與勾欄，各不相同，瓦子是遊樂之地，勾欄則為演戲場所。勾欄原為殿堂中所設之欄干，宋李誠編修的營造法式卷三十二，三十九中有其圖樣。在太平樂府卷九中，有金末元初人杜善夫的莊家不識勾欄散套中，有這樣的話：風調雨順民安樂，都不是俺莊家快活。桑蠶五谷十分收，官司無甚差科。當村許下還心願，來到城中買些紙火。正打街頭過，見吊個花碌碌紙榜，不似那答兒鬧穰穰人多。（要孩子）

見一個人手撐着椽做的門，高聲叫請請，道遲來的晚了無處停坐。說道前截兒院本調風月（元雜劇中有漢卿詐妮子調風，或即本此院本而作）。背後么末（即小丑）敷演劉要和（元雜劇中也有黑旋風敷演劉要和）。高聲叫趕散易得，難得的粧哈。（要孩兒六煞）。

要了二百錢放過，咱入的門上個木坡，見層層壘壘團團坐。抬頭覷見個鐘樓模樣，往下覷却是人旋窩。見幾個婦女面臺兒上坐。又不是迎神賽社，不住的搥鼓籊籊（要孩兒五煞）

這完全以最通俗如口語寫，鄉下佬第一次入城看戲的情形，極富風趣。以下再描寫戲場上的人物道：「一個女孩兒轉了幾遭，不多時引出一火（火即伏即一群）。中間裡一個央人貨，裹着枚皂頭巾，頂門上插一管筆，滿臉石灰，更着些黑道兒抹。」「唇天口地無高下，巨語花言記許多。」「一個粧做張太公，他改做小二哥，行行行說自城中過。」「一個大公心下實焦燥，把一個皮棒槌則一下打做兩半個。我則道與詞告狀，剗地大笑呵呵。」據這一套曲的記載，可見我國最初戲場的設備之一斑。

及乎後世，戲場設備，漸漸複雜，隨之而產生各種新名目，據清人楊懋建夢華瑣簿稱，當時劇場有戲莊，戲園之別。戲莊曰「某堂」，「某會館」，為「衣冠揖遜，上壽娛賓之所，清歌妙舞，絲竹迭奏。」衣冠揖遜，上壽娛賓，自其意推之，當然是屬於大宴會會場而兼劇場之地，是高級人仕往來娛樂之地。「戲園曰「某園」、「某樓」、「某軒」，為「偶然茶話，人海雜選，諸伶登場，各奏爾能，鉦鼓喧闐，叫好之聲，往往如萬鴉競噪。」既然是人海雜選，萬鴉競噪，而且是諸伶登場，各奏其能，是屬於普通劇場，為大眾遊樂之地。又據清人張亨甫金臺殘淚記稱，戲園俱有茶而無酒饌，故曰「茶樓」，又稱之為「茶園」。俗稱「戲園子」或「戲館子」這是人所皆知的事。

另外，我們根據清吳太初的燕南小譜，夢華瑣簿，金臺殘淚記，都門竹枝詞（夢華瑣簿引），日本辻聽花的中國劇，青木正兒的中國近世戲曲史，涵虛子的太和正音譜等書的記述，關於戲院的種種名稱的解釋，分別引錄如下：

一、報條：報條，即令演戲時所預先張貼出的廣告，在前引杜善夫莊家不識勾欄曲中所云「正打街頭過，見吊個花碌碌紙榜。」便是指此報條而言。燕南小譜云：「以紅貼所演戲於門牌，名曰報條。」又都門竹枝詞云：「某日某園演某班，紅黃條子貼滿闌。」可見此報條，通常是寫在紅紙或黃紙上的。夢華瑣簿又云：「今日大書榜通衢名報條曰：『某月某部在某園演某戲。』尚仍其舊俗。」（下轉封底裡）